

錢基博集

XIANDAI ZHONGGUO WENXUESHI

現代中國文學史



傅宏星／主編 郭璋／校訂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錢基博集」



XIANDAI ZHONGGUO WENXUESHI

現代中國文學史

傅宏星 / 主編
郭璋 / 校訂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新出圖證(鄂)字 10 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現代中國文學史/錢基博著. 郭璋校訂. 一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 5
(錢基博集)

ISBN 978-7-5622-4850-7

I. ①現… II. ①錢… ②郭… III. ①中國文學: 現代文學—文學史
IV. ①I209.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45426 號

現代中國文學史

傅宏星主編 郭璋校訂

責任編輯: 郭志剛

責任校對: 皮明

封面設計: 甘英

出版發行: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漢市珞喻路 152 號

郵編: 430079

電話: 027—67863426(發行部) 027—67861321(郵購)

傳真: 027—67863291

網址: <http://www.ccupress.com>

電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印刷: 湖北恒泰印務有限公司

督印: 章光瓊

字數: 455 千字

印張: 28.25

插頁: 4

開本: 787mm×980mm 1/16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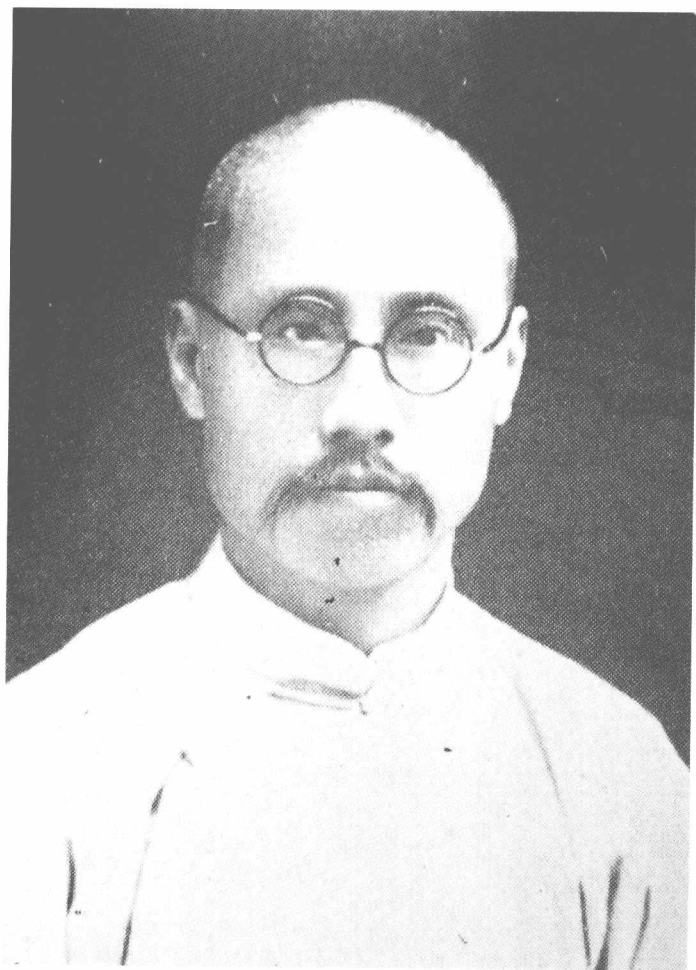
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500

定價: 49.00 圓

歡迎上網查詢、購書

敬告讀者: 歡迎舉報盜版, 請打舉報電話 027—67861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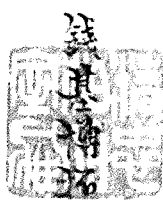
1925 年攝於北京清華園



1940 年與長子錢鍾書合影於光明山麓

精忠初石室藏印

夏商肖形印



錢基博印記

肖形印者古來常用於封泥不
為文字而為圖畫有龍鳳虎
兕犬馬以及人物魚鳥飛潛
動靜與三代鐘鼎文飾相類
雖縣陳介祺得一貽書福山
王懿榮曰圓肖形印非夏即
商此印刻一饕餮食面如鐘鼎
所常見而翠以翩飛之兩鳥
神彩煥發實為罕品



錢基博先生武昌故居

出版說明

錢基博先生(一八八七——一九五七),字子泉,號潛廬、老泉,江蘇無錫人。現代著名學者、文史專家和教育家。他一生勤奮讀書,博涉古今中西,治學領域極其廣泛,曾自述:“基博論學,務爲浩博無涯涘,詁經譚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發其闕奧。自謂集部之學,海內罕對。子部鉤稽,亦多匡發。而爲文初年學《戰國策》,喜縱橫不拘繩墨。既而讀曾文正書,乃澤之以揚馬,字矜句鍊;又久而以爲典重少姿致,敘事學陳壽,議論學蘇軾,務爲抑揚爽朗。所作論說、序跋、碑傳、書牘,頗爲世所誦稱;碑傳雜記,於三十年來民情國故,頗多微見,足備異日監戒。論說書牘,明融事理,而益以典雅古澹之辭出之,跌宕昭彰。序跋則以生平讀書無一字滑過,故於學術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發奧之論。”誠爲先生終生治學生涯的實錄。可是對於當今一般學人而言,恐怕祇會注意錢老先生“文在桐城陽湖之外,別闢一塗”和“集部之學,海內罕對”兩個方面,殊不知他在史學、經學、子學等方面亦造詣宏深,不僅著作數量多,而且門類齊全,幾乎無人能及。而錢先生生前,雖未能對自己的所有著作進行彙編出版,但從目前僅存的八冊綫裝本《潛廬集》鈔稿中,仍可以看出他對於出版文集是有所考慮和規劃的。據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江蘇古籍出版社就擬議出版《錢基博全集》,可惜由於歷史的原因未能實現。一九六一年,先生之弟錢基厚亦曾爲之編訂《潛廬家藏遺文集》,可惜現在下落不明。最可歎者,“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先生遺留的五百餘冊、綿歷數十寒暑的《日記》,遭到查抄、批判,並被付之一炬。因此,二十多年前,吳忠匡、周振甫、石聲淮等前輩學人就曾呼籲社會和有關學術團體、出版單位趕緊整理出版錢先生遺著,使其人其學不至湮沒無聞。

一九八六年,臨近“錢基博先生誕辰百周年”的紀念日子,華中師範大學在章開沅先生的支持下,由錢先生弟子彭祖年、石聲淮、吳忠匡等人牽頭,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如一九八七年底,華中師範大學以學報特刊的形式,首次將

部分遺著結集面世，為我們瞭解錢基博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同時，湖南嶽麓書社又重新出版了錢先生的《現代中國文學史》、《近百年湖南學風》等著作。十年之後，我校曹毓英先生以此次整理工作為基礎，精心策劃，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編輯出版了《錢基博學術論著選》，此書對推動國內錢基博研究的深入開展可謂功不可沒。此後又是一個十年期，我們委托傅宏星先生陸續對錢基博遺著在全國各大圖書館的保藏情況進行了一番細緻的普查，一份相對完善詳備的著作編年目錄也隨之形成了。

綜觀錢先生一生，出版各類學術專著二十六部，編撰各類教材十二部，雜著十二部，稿本、油印本等未公開發行的著作二十一部，約計七十一部，目前均分藏於全國各大圖書館、大學和民間私人手中；而他的大量學術論文、碑傳雜記、書信則散見於解放前出版的地方報紙、學術刊物、鄉賢著述、譜牒家乘和私人手中，無人問津，漸致散佚。雖然先生逝世至今，大陸方面，他的一些代表性著作多次再版，甚至影印出版，如《經學通志》、《版本通義》、《〈周易〉解題及其讀法》、《〈四書〉解題及其讀法》、《現代中國文學史》、《〈增訂新戰史例〉孫子章句訓義》、《近百年湖南學風》等。港臺方面，臺灣商務印書館等出版機構亦有多部錢著多次重印出版。但這些重版的著作還不到錢先生公開出版物總數的五分之一。

華中師範大學是中國真正具有百年以上歷史的少數知名大學之一。在其一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有一批又一批筆路藍縷、披荊斬棘的先驅者，他們嘔心瀝血，殫精竭慮，為華中師大的奠基與成長作出了無可磨滅的貢獻。

隨着我們對大學學脈與傳承精神的感悟日深，出版社已將把挖掘百年老校豐富的學術資源作為未來工作的重心之一。整理出版一代國學大師錢基博先生的文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責無旁貸。可以這麼說，正是在幾代學者的共同關心和努力下，經過二十年的醞釀和籌劃，二〇〇六年六月，我們才正式將《錢基博集》列為我社在“十一五”期間的重點出版選題，計劃分輯推出。同時，精心組織，合理安排，從資料蒐集、點校、專審和圖書設計四個方面加大資金和人員的投入，努力打造好此項精品工程。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凡 例

一、《錢基博集》以公開出版著作爲基礎，增補了目前已發現的未公開發表的手稿本、油印本等，還包括大量散落在《新無錫》、《無錫新報》、《錫報》、《通海新報》、《南通報》、《力行日報》、《江蘇民報》、《武漢日報》等報紙，以及《婦女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新教育》、《東方雜誌》、《無錫縣教育年刊》、《約翰聲》、《甲寅週刊》、《國學叢刊》、《清華學報》、《清華週刊》、《光華大學半月刊》、《青鶴》、《國立師範學院季刊》、《國立師範學院旬刊》等雜誌上的散文、小說、方志、序跋、書牘、碑傳等佚文。當然還包括目前我們能夠見到的地方教育雜誌、譜牒家乘、鄉賢著述中的序跋文函、碑傳雜記等，亦予以收錄。

二、關於底本的選擇和確定。專著方面，有修訂本、增訂本的，以修訂本、增訂本爲底本；如果沒有修訂本、增訂本，則需要比較初版、再版，取其較優者爲底本。當然，港臺的重印本、盜印本也在此遴選範圍之內。散篇方面，某一篇文章可能會在多處發表，文字或不盡相同，則酌情取捨，若影響到對句意的理解，則用脚注說明，以利讀者判斷。部分油印本還有復本，則取其較優者爲底本。各卷所據底本，一般無標點或僅用舊式圓點者，均重新標點；底本未分段者，一般不予分段。

三、各冊散篇在前，專著在後。卷內各篇（專著和散篇），一般均按成文（成書）時間先後編次。凡有年月可考而日無可考者，列於各月之末；凡有年可考而月、日無可考者，列於各年之末；年份不詳者，列入各卷之末。為節省篇幅，避免重複，凡已經被收入專著中的篇目，又沒有必要單獨歸類或按單篇發表時間分列的，則只收錄一次。有改動處，酌加注釋。凡輯入《錢基博集》者，一般仍採用原有標題，個別的酌加改動。新收錄的論著亦遵此例，但未經發表的書信短箋則由編者根據內容或收信人另加標題。

四、各冊部分專著，注明出版機構名稱、版期。凡輯於報刊之散篇者，注明所據報刊雜誌之名稱、版期。所標時間一律採用西曆。

五、凡收入本文集的作品，均不做刪改；作者的原用字、原譯名，習見的異體字、通假字，原則上保持原貌；標點符號用法，多依從作者習慣，未予改動。

六、《錢基博集》除署名主編之外，校訂者不一，亦同署名。各冊由校訂者標點、校勘。底本原注用小字或（ ）標明；錯別字、脫字、衍字等則用脚注予以說明；缺字用□標出。

序

余讀班、范兩《漢書·儒林傳》分經叙次，一經之中，又叙其流別；如《易》之分施、孟、梁丘，《書》之分歐陽、大小夏侯，其徒從各以類次，昭明師法；窮原竟委，足稱良史。是編以網羅現代文學家，嘗顯聞民國紀元以後者，略仿《儒林》分經叙次之意，分爲二派：曰古文學，曰新文學。每派之中，又昭其流別；如古文學之分文、詩、詞、曲，新文學之分新民體、邏輯文、白話文。而古文學之中，文有魏晉文與駢文散文之別；詩有魏晉、中晚唐與宋詩之別，各著一大師以明顯學；而其弟子朋從之有聞者，附著於篇。至詩之魏晉，其淵源實出王闓運、章炳麟，而闓運、炳麟已前見文篇，則詳次其論詩於文篇，以明宗旨；而互著其姓名於詩篇，以昭流別；亦史家詳略互見之法應爾也。特是學者猥衆，難以悉載。今但錄其卓然自名家者，著於篇。

又按《漢書·儒林》每叙一經，必著前聞以明原委；如《班書》叙《易》之追溯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范書》之必稱《前書》是也。是編亦仿其意，先叙歷代文學以冠編首；而一派之中，必叙來歷，庶幾展卷瞭如；要之以漢爲法。特是規模粗具，而才謝古人。《漢傳》經師，人繫短篇，簡而得要。僕纂文士，傳累十紙，詳而蘄盡。聞之前人：粵在明季，南海莊氏爲《明書》，中王陽明一傳，有上下卷，共三百餘頁；其冗長無體裁可知已！陳寅清《榴龕隨筆》傳者以爲笑。《書》曰：“辭尚體要。”言史之論纂，貴簡不貴煩也。然史筆貴能簡要，而長編不厭求詳。昔在鄞縣萬斯同季野草《明史》，每爲一傳，必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爲長編，纒纒數十紙，傳寫者爲腕脫；每語人曰：“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史之難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爲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言語可曲附而

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錢大昕《潛研堂文集·萬先生傳》可謂有慨乎其言之！然則詳者簡之所自出也。會稽章學誠實齋亦言：“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爲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光撰《通鑑》，爲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爲職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報黃大俞先生》^①僕少耽研誦，粗有覩記；信余言之不文，幸比次以有法。徵文，則揚、馬侈陳詞賦，《漢書》之成規也。叙事，則王、謝詳徵軼聞，《晉書》之前例也。知人論世，詳次著述，約其歸趣，迹其生平，抑揚咏歎，義不拘虛，在人即爲傳記；在書即爲叙錄，吾極其詳，而以俟後來者之要刪焉。署曰長編，非好爲多多益善也。吾爲劉歆、賈護，而聽人之爲班孟堅焉；吾爲二劉、范氏，而蘄人之爲司馬君實焉。不亦可乎？

抑史家有激射隱顯之法。其義昉於太史公，如叙漢高祖得天下之有天幸，而見意於《項羽本紀》，借項羽之口以吐之曰：“非戰之罪也，天也。”叙平原君之好客，而見意於《魏公子列傳》，藉公子之言以刺之曰：“平原君之遊，徒豪舉耳！”事隱於此而義著於彼，激射映發，以見微旨。是編叙戊戌政變本末，詳見《康有爲梁啟超篇》；而戊戌黨人之不饜人意，則見義於《章炳麟篇》，藉章氏之論以暢發之，如此之類，未可更僕數；庶幾史家激射隱顯之義爾。至若林紓之文談，陳衍之詩話，況周頤之詞話，以及吳梅之曲話，其抉發文心，討摘物情，足以觀文章升降得失之故，並刪其要，著於篇。亦《班書·賈誼傳》載《政事諸疏》，《董仲舒傳》錄《天人三策》之例也。要之叙事貴可考信，立言蘄於有本。聊疏纂例，以當發凡。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日

無錫錢基博叙於光華大學

^① “古人云”以下出自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答客問中》。

目錄

XIANDAIZHONGGUOWENXUESHI

緒論	1
1. 文學	1
2. 文學史	3
3. 現代中國文學史	6
編首	8
1. 總論	8
2. 上古	9
3. 中古	16
4. 近古	20
5. 近代	24

上編 古文學

一 文	33
1. 魏晉文	33
2. 駢文	95
3. 散文	128
二 詩	178
1. 中晚唐詩	178
2. 宋詩	209
三 詞	245

四 曲	265
-----------	-----

下編 新文學

一 新民體	291
二 邏輯文	360
三 白話文	416

跋	437
---------	-----

四版增訂識語	439
--------------	-----

校訂後記	442
------------	-----

緒 論

1. 文 學

治文學史，不可不知何謂文學，而欲知何謂文學，不可不先知何謂文。
請先述文之涵義：

文之含義有三：

（甲）複雜。非單調之謂複雜。《易·繫辭傳》曰：“物相雜，故曰文。”
《說文·文部》：“文道畫，象交文。”是也。

（乙）組織。有條理之謂組織。《周禮·天官·典絲》：“供其絲織組文之物”，注：“繪畫之事，青與赤謂之文。”《禮·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是也。

（丙）美麗。適娛悅之謂美麗。《釋名·釋言語》：“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是也。綜合而言：所謂文者，蓋複雜而有組織，美麗而適娛悅者也。複雜，乃言之有物。組織，斯言之有序。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美麗爲文之止境焉。

文之涵義既明，乃可與論文學。

文學之定義亦不一：

(甲)狹義的文學。專指“美的文學”而言。所謂美的文學者，論內容，則情感豐富，而不必合義理；論形式，則音韻鏗鏘，而或出於整比；可以被絃誦，可以動欣賞。梁昭明太子序《文選》：“譬諸陶匏爲入耳之娛；黼黻爲悅目之玩”者也。“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夫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名曰《文選》云耳。”所謂“篇什”者，《詩》《雅》、《頌》十篇爲一什。後世因稱詩卷曰篇什。由《蕭序》上文觀之，則賦耳，詩耳，騷耳，頌贊耳，箴銘耳，哀誄耳，皆韻文也。然則經姬公之籍，孔父之書非文學也，子老莊之作，管孟之流非文學也，史記事之文，繫年之書非文學也，惟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沈思”，“義歸翰藻”，與夫詩賦騷頌之稱“篇什”者，方得與於斯文之選耳。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以“揚榷前言，抵掌多識者謂之筆；咏嘆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搖會，情靈搖蕩。”劉勰《文心雕龍·總述^①篇》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有韻者‘文’也。”持此以衡。雖唐宋韓、柳、歐、蘇、曾、王八家之文，亦不得以廁於文學之林；以事雖出於沈思，而義不歸乎翰藻，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夫文學限於韻文，此義蓋有由來；然而非其朔也。大抵六朝以前，所謂“文學”者，“著述之總稱”，所包者廣。六朝以下，則“文學”者，“有韻之殊名”，立界也嚴。其大較然也。然吾人儻必持狹義以繩文學，則所謂文學者，殆韻文之專利品耳。儻求文學之平民化，則不得不捨狹義而取廣義。

① “述”應爲“術”。